

多勃羅沃爾斯基著

三個穿灰大衣的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

PA
R
8

三個穿灰大衣的人

三 個 穿 灰 大 衣 的 人

三個穿灰大衣的人

多勃羅沃爾斯基著

余振鐸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

書號 130

字數 222000

三個穿灰大衣的人

著 者	多勃羅沃爾斯基
譯 者	余 振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道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 165001—195000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定價10,000元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六次印刷

В.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ТРОЕ В СЕРЫХ ШИНЕЛЯ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內容說明

本書作者是蘇聯一位青年作家，他在衛國戰爭開始前畢業於哈爾科夫大學，戰時曾在軍隊服役。

這部小說曾獲得1943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三個穿灰大衣的人是三個復員的蘇聯青年，這裏描寫了他們的生活、學習、友誼和戀愛，特別是着重寫出他們對和平生活的珍惜和熱愛。書中突出地刻劃了復員的大學生維克多的形象，他在學習上的努力，對同志的幫助和愛護，對愛情的嚴肅態度，並通過他，反映了戰後蘇聯大學生的生活。

主要人物表

賀里德堡 系主任。

維克多·車爾卡辛（愛稱：維佳） 大學生。

波里斯·伊甫涅夫（愛稱：波里雅） 維克多的同學。

薩沙·波波夫 維克多軍隊中的同事。

安娜·伊萬諾芙娜 薩沙的母親。

慕霞 薩沙的姐姐。

密希卡 慕霞的兒子。

捷列威揚珂 教授。

尼娜（愛稱：尼娜奇佳） 維克多的女同學。

梅雅 維克多的女同學。

且美索夫 傷員。

沃洛甲 維克多的同學。

費嘉·卡爾平柯 維克多的同學。

塔瑪拉·達干斯加雅 維克多的女朋友。

勃里岑 體育專科學校學生。

季瑪·希米蓋爾斯基

維克多的同學。

索雅·福明珂

維克多的女同學。

一個安裝玻璃的工人在大學的教室裏走着。他把沒有上過油漆的桌子推到一邊，在窗戶上安裝玻璃。數理系系主任賀里德堡副教授張開了金牙耀眼的嘴，使勁地吐出了一股氣。他從樓下向樓上望着車爾卡辛說：

『可是總比較暖和一點了。不是嗎？』

維克多●在不高興地吹着口哨。他覺得賀里德堡所以老是跟在安裝玻璃的工人後邊，並不是因為他非如此不可。他只是感覺到在車爾卡辛面前自己什麼事也不幹有點太難爲情。這時候，等到維克多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自己同校長商量好，把安裝玻璃的工人帶來了，賀里德堡就裝出一種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樣子。當然，他是一個學者，物理學理論家。幹這種事務方面的事情，他是毫無興趣的。當大學由疏散搬回來的時候，系裏的教員不夠用。賀里德堡表示過不願意幹，但總算是又任命他做系主任了。

維克多是八月間復員的，而九月裏就在二年級去聽賀里德堡的課了。那時候在教室裏，沒有門，也沒有玻璃，也沒有桌子。學生們站着記筆記。賀里德堡在牆上用炭來寫公式。

維克多不久就被選爲工會委員會委員。他必須常常跟系主任接頭。賀里德堡最初做出一種忙人的不高興的姿態。他搖動着兩條粗腿，坐在辦公室桌子跟前，皺起了寬大的額頭，一頁一頁地翻着各種關於物理學的雜誌。

『一切的事不是一下子可以辦好的，同志們，』他激昂地說，眼睛卻沒有離開桌子。『一切的事不是一下子可以辦好的。戰爭結束了並沒有多久，不是嗎？』

車爾卡辛沒有走開。他還是那種軍人的樣子：灰色的軍大衣，上面繫的是帶有星徽的寬帶子；砲兵制帽——按規定，離眉有四指寬。他無論如何還不能够改掉了對於職位上比自己高的首長們行舉手禮的習慣。他在系主任面前筆挺地站着，兩手緊貼着褲子的立正線。當他離開辦公室的時候，還請求系主任的許可。賀里德堡十分驚奇地回答道：

『啊，請便！』

車爾卡辛的同班同學波里斯·伊甫涅夫有一次說：

『你要知道，維佳，系主任有一點怕你！戰後你變得可怕了。賀里德堡受不了你的進攻。』

車爾卡辛無心地聽着他，想着另外的事。應該想一個什麼辦法，把學校生活調整一下。

系裏的情形不太好。研究室的修理一延再延。在大會上人們全都責罵賀里德堡：

『系主任沒有保證……系主任沒有創立下條件……』

『請原諒，什麼樣的條件呢？』賀里德堡問道。『我們一九四一年在哈薩克斯坦自己修建實驗室，

又冷，又餓，我們還是工作着。』

維克多皺起眉頭，嘆息着：事情很多，很多。學生們住在大屋子的『角落』裏。研究室大樓的一部分在戰時也被破壞了。宿舍只整理好了一半。

維克多本人是住在一個他在軍隊上的同事薩沙·波波夫的家中。他們在戰爭最後三年中曾經在一塊服務過。薩沙是車爾卡辛所指揮的那一個砲兵連的班長。現在他們住在一個屋子裏，睡在一起。在隔壁的屋子裏是——安娜·伊萬諾芙娜——薩沙的母親。波波夫還有一個姐姐——慕霞。她單獨生活着，有一個四歲的兒子密希卡。

慕霞的丈夫在戰爭中陣亡了。當車爾卡辛來到波波夫家裏的時候，密希卡高興地說：

『爸爸回來了。』

據說，維克多實在也很像密希卡的爸爸。但是密希卡也管別的軍人們喊爸爸；他只是看慣了穿着大衣戴着軍帽的父親的像片。他從來也沒看到過父親。

『真是胡說八道，』安娜·伊萬諾芙娜生氣地說。『小孩子不懂事，可是你們也都老糊塗了。』

慕霞在談話中沒有提起過自己的丈夫。維克多知道，她帶着兒子在疏散生活中度過了整個的戰爭年代。她比維克多大兩歲。他叫她用『您』，而她叫他却用『你』。起初車爾卡辛感覺到同她在一起有一點侷促不安。她有着很大的痛苦，維克多也感覺到，同她說話，同她交往是應該格外特別一些。

有時候她來看她母親，哭得兩眼浮腫，坐在屋角裏，茶炊後邊，埋頭看着一本戰前的什麼雜誌；驚奇地微微豎起兩道細細的眉毛，用長長的手指翻動着書頁，緊閉起擦着口紅的雙唇。她有一對不大的，但却亮晶晶的眼睛，長着短短的睫毛。

她很少微笑。維克多很喜歡她的微笑：一種天真爛漫的、孩童一樣的微笑。有時候這種微笑彷彿是謎語一般地令人難解。慕霞常常沉默着，如果要說笑呢，也只是跟薩沙說笑。有一次維克多介紹波里斯·伊甫涅夫同她認識。他們坐在波波夫家裏。安娜·伊萬諾芙娜沒有在家。她在紡織工廠裏做技工，每天晚上常常開會不得回來。

慕霞還同往常一樣，一聲不響。她用不相信的態度傾聽着波里斯響亮的談話，低低地唱着什麼歌。

『我將要好好地建立起一個小組來，』伊甫涅夫嚷嚷說。不久以前人們才選舉他做物理系小組的組長。『小組並不是掃除文盲的，所以在小組裏並不需要研究普通物理學。我已經同賀里德堡商議過了，他給我提出了一個適當的題目。維克多，過這兒來看看……』他在一張紙上不知道開始畫着些什麼。

波里斯一口緊接一口地吸着煙捲，把煙灰時而磕到盤子裏，時而磕到碟子裏。慕霞默默地把煙灰池給他遞過去。維克多想要換一個談話的題目，但是難以把波里斯的話頭停下來：他在喊叫着、激動着、論證着、爭辯着。可是爲什麼慕霞老是這個樣子呢？她在什麼地方一個機關裏當秘書，在她看起來甚至於中學十年級——這也是遙遠的童年了。她坐着，聽着波里斯的話，感到無聊是當然的；只是有時候在她的眼睛裏閃過一星星的微笑的火花：彷彿是在說，你，維克多，帶來這樣一個奇怪的人。

車爾卡辛想要對她說：

『是的，慕霞，我知道，您覺得無聊。我所以介紹您同波里斯認識，就因爲他是一個很愉快的人。可是今天，他有點太嚴肅了。但是我知道，他是喜歡您的。您從來不談到自己，但您是有自己的心病

的，而您，最後也許會吐露出來。您是痛苦的、難過的，但我們可以幫助您。」

慕霞出去到廚房裏去了，在那裏很久地響動着食器的聲音。後來大家喝了茶，又玩了玩捉大頭。波里斯皺起了寬大的額頭，聚精會神地注視着紙牌。他對於玩紙牌是很認真的，當他贏了的時候，他很高興。

「您太喜歡玩牌了，」最後，慕霞一邊洗牌一邊說。『不能這樣喜歡玩牌的。』

她不在意地無心地玩着，把『K』和『J』配在一起。波里斯不高興了。

薩沙出去送慕霞了。波里斯就留在維克多家裏。他們還需要準備明天的習題。維克多問伊甫涅夫對於慕霞的印象：

「喂，你覺得她怎麼樣？」

波里斯輕輕地磕掉了煙捲上的煙灰，用不很肯定的口氣回答道：

「一個精神有點不平衡的女人。」

他們關於她再沒有說什麼。

有一天薩沙對維克多說：

「如果您覺得並不難為情的話，就讓密希卡喊您爸爸吧。這麼樣好的一個字眼兒——爸爸。我不是就不知道這個字眼兒嗎？在國內戰爭的第一年，我父親被白軍用刀子殺掉了。」

「你對我說『您』，將要到什麼時候為止呢？」維克多抗議說，但實際上並沒有回答他的話。

立。
薩沙怎麼樣也習慣不了這平靜的環境。他管維克多叫做『上尉』。當維克多進來的時候，他就起

好了。『你還牢牢地記着軍隊裏的紀律，車爾卡辛笑了。『要知道，在軍隊裏的時候我們就已經交情很好了。』

薩沙同意了。他不像他的姐姐：個子不太高，深藍色的眼睛，淡色的頭髮。他沉思地說：

『是的，紀律。已經是交情很好了——但都沒有注意到。』

他們常常回憶軍隊的生活。每天早晨車爾卡辛醒來得最早，大聲喊道：

『起床！』

薩沙迷迷糊糊地把兩隻光腳蹬進皮靴裏去。維克多拿上手巾，就跑到洗臉盆跟前，還喊着口令：

『整裝站隊！』

安娜·伊萬諾芙娜正拿着一把長刷子在屋裏走來走去，看什麼地方有蜘蛛網。她關住了通向薩沙去的門，生氣地說：

『喊口令也喊够了吧！喊得不少了。讓孩子多睡一會。』

維克多看出了，她對於兒子過去的工作不大滿意。在戰爭時候她以為薩沙是個重要的長官了。當然，還有地位更高的，但那些都是身體更堅實、年歲更大一點的人。而維克多呢——同她兒子年歲也不相上下。

她常常生氣，但很快就過去了。有一天，是禮拜日，一整天家裏都有客人。晚上維克多坐下來要做一點事了，但是這時候又有人打門。他出去開門，走在門檻上的時候不高興地說了這麼一句：

『鬼又帶來了什麼人！』

安娜·伊萬諾芙娜追上去叫道：

『不能這樣說話！不能！』

這大概是郵差叩錯了門。安娜·伊萬諾芙娜用繡着紅公雞的長手巾把茶盤都一個一個地擦過了，嘆着氣，搖着頭，嘴唇慢慢地動着，彷彿是喃喃地說些什麼。

『你那是嘮叨什麼呢？』薩沙問。

『我是說，你們趕快把戰爭忘掉吧。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老太婆不止一次地收留過你們。而現在，好——『鬼帶來』！』

維克多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她。安娜·伊萬諾芙娜也沉默了一會兒，後來又請車爾卡辛來吃茶。她笑了，眯起了兩隻淡色的眼，又謙和似地說：

『像你所希望的那樣，沒有客人，我是不成的。我是不成的，不成。我喜歡人。還希望常有人來。』

『而我却喜歡溫暖，』慕霞說，用毛巾包住了肩頭。

安娜·伊萬諾芙娜又像是同情又像是生氣地望了她一眼，說：

『這是因為你同人們都隔絕起來了，慕霞。你老是孤獨的一人。跟人們在一起會更溫暖些。』在波波夫家裏是經常有客人的。有時候是遠方的親戚來了，有時候是安娜·伊萬諾芙娜的同事

訪問來了，有時候是一些不認識的人經過熟人的介紹來住一宿。安娜·伊萬諾芙娜給自己在地板上把鋪蓋鋪好，而把鋪着床墊子的床、椅子和枕頭，都讓給了臨時的住客。當來的客人太多的時候，維克多和薩沙就一起睡在沙發上。

在家裏常常出現一個又粗又大的男人——尼古拉·福密契。他常常帶着兩口鮮橘色的膠合板箱子闖進屋子裏來。他用骯髒的手絹擦擦額頭，嚶嚶着坐了下來：

『來了。雜貨鋪。雅柯夫伯伯給老太太帶了各式各樣的東西。』

尼古拉·福密契說的話很多，很能說，但是說話的時候，眼睛却東張西望地看看牆、看看人，皺起了濃密的眉毛，常常眨着眼，好像是想什麼的樣子。戰前他在一個西方跳舞夜校裏當指導員。關於他現在的工作，他從來一字不提，只是詳細地講述着各個城市的各種貨物的價錢。

安娜·伊萬諾芙娜雖然是個喜歡客人的人，當他走了的時候，甚至於也很厭煩地出了怨言：

『天哪！這麼一個流浪漢。他偏好來我們家。他說，他在因公出差……』

但是他却來了一回又一回，而老是要住一宿，睡在地板上，伸開了兩隻穿着皮靴的長腿。夜裏，他的鼾聲如雷。早晨的時候雖然安娜·伊萬諾芙娜再三請他，他也不坐到桌子前來吃飯，而只是坐在一個屋角內，坐在箱子上，解開了一個包着一根香腸和一塊硬麵包的小包。他狼吞虎嚥般地吃得很快，把掉在膝蓋上的屑末也撿起來。

有一天，當維克多做功課一直做到天快明的時候，尼古拉·福密契突然從鋪上跳起來，尖聲地喊道：

『拉蘇瓦葉夫卡車站！』

維克多哈哈地大笑了很久，而尼古拉·福密契抱歉地問道：

『幾點鐘了？做了一個怪夢。』

後來慕霞常常問維克多：

『請你告訴我，他這是怎麼啦？跳起來喊道：「拉蘇瓦葉夫卡？」「拉蘇瓦葉夫卡車站？」』

她微微地笑着，假如維克多不說的話，她就任性地逼着要他說：

『你說一說。說一說吧，是怎麼回事？』

現在慕霞對於尼古拉·福密契再不能忍耐了。他竟也想要追求她。她很難看地把嘴唇一歪，懶洋洋地說道：

『見您的鬼去吧！』

尼古拉·福密契圓圓的臉上浮出了微笑，兩隻小眼在屋子裏東張西望着，彷彿想要弄清楚，慕霞的話產生了怎麼樣的印象。

安娜·伊萬諾芙娜裝做什麼也沒有聽見的樣子。維克多感激地看了看慕霞。尼古拉·福密契關

於戰爭、神經、壞脾氣等等不知道咕噥了些什麼，走開了，向着自己的橘色箱子走去。

他常常同薩沙談話。有一次，裝出一種很關心的樣子，問道：

『您的計劃怎麼樣？我們將來幹些什麼呢？』

薩沙不知道爲了什麼不安起來，低低地垂下了他那金黃色頭髮的頭，回答道：

『在戰爭時期已經失掉了自己的資格。我是個鍛工，而我們工廠裏都是一些新車床。我想要重新弄一個自動鐸工的資格。我在軍隊裏也學成了司機。』

尼古拉·福密契搶着說：

『好，好！就幹司機！這就是好事情。這就是很有興趣的事。而鍛工——邪魔外道。』他抽起了很難聞的馬合煙，把自己捲好的煙捲安到像一根灌腸頭子似的綠色煙嘴上。

『從根本上說，職業應該是缺者爲貴的。所以搞冷門就可以吃飽喝飽了，』他一邊咳嗽一邊又說。
薩沙什麼也沒有回答。

維克多同他的同伴見面的時候很少，因爲他在學校裏一直呆到很晚才回來。他跑回家來取什麼東西的時候，就已經看出了薩沙在苦悶着。預定爲休息時期的復員後的第一個月已經快要過去了。

薩沙在屋子裏轉來轉去，打着呵欠，剛剛要做一點什麼家務事，馬上又扔開了。有一天他自己說：『我以前想，將來回了家一定是很困難的；房子也沒有，母親也老了，姐姐沒有丈夫。我老是想，我們將來怎麼生活呢，我們幹什麼呢。可是回來了：母親甚至於也年輕了。慕霞也在工作着，能够自立了。小外甥密希卡也長大了。』

他臉上浮起了和悅的微笑，但他很快又把這微笑從臉上驅走。

『可是在這裏我不會找到什麼事做，好像是缺少什麼東西似的。而母親彷彿是故意與我爲難的樣子，不用我，把一切事情都做好了：爐子也收拾了，地窖也修好了。我看，我只是這樣地什麼事也不做，白活着，沒有一點用處。』

他沉默了一會，堅定地說：

『我還是繼續在軍隊裏一直呆下去好一點。我過慣了軍隊生活。』

維克多慢慢地回味着他的話。他在許多方面了解波波夫，尤其是在軍隊方面。戰爭的艱苦已被忘記了，腦子裏只留下一些好的印象：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人們的友誼。可是薩沙的意見却終究是難以贊同的。大概因爲他，維克多，來到學校的時候，像自家人，不像作客似的。使他同功課分離的四年，彷彿是不够四年。當他在戰後第一次翻開書本子和舊日的筆記提綱的時候，他有一種同老朋友們